

清代詞人厲鶚研究



司徒秀英

謹以此書獻給
親愛的父親和母親

清代詞人屬藝研究

著者
司徒秀英

出版者
蓮峰書舍
Lotus House
Flat B 17th Floor, 5 Glee Path, Stage 2,
Mei Foo Sun Chuen, Kowloon, Hong Kong.

1994年11月第一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
港幣六十元

序

秀英將要出版她的碩士論文《清代詞人厲鶚研究》，需要我為她寫一篇序文，我找不到理由推搪，一口答應了。但近來瑣事繁多，經她再三催促，始決定排除公私雜務，執筆成篇。

秀英是我在香港大學教書以來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她不獨用功、謙虛、有禮，而且為人隨和，處事得體，教過她的老師和上過她課的學生都很欣賞她。最值得注意的是，秀英具有一個敏銳的文藝心靈，這對於她欣賞和研究文學有莫大的幫助，這也是使她對詞曲研究保持恆久興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這個原因，秀英選擇詞作為她的研究對象。

詞的範圍很大，我提議她研究清詞，因為比較來說，清詞是少人注意的一環。秀英喜愛清空幽雅的姜張詞派，而在清代就是以朱厲為首的浙西派了。朱彝尊和厲鶚的詞風，同中有異，各有面目。我比較喜歡厲鶚，“帆影搖空綠”，他的詞到處都充滿搖曳空靈的情韻。我向秀英建議研究厲鶚，秀英讀了他的作品後，感受甚深，愛上了，便毫不猶豫地決定研究厲鶚。

從九零年七月起到九三年七月止，秀英不懈地為研究和撰寫論文而努力，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今年（九四年）三月論文正式獲准通過，取得了香港大學的哲學碩士名銜。這是她三年來努力的成果。我的信念——“有耕耘便有收穫”又一次得到一個例證。更可喜的是，她也因此而被澳門大學中文系徵聘為專任講師。

學術研究是無止境的，其範圍應該是不斷開闊的。秀英深明此理，故在她完成研究厲鶚之後，便轉向明代戲曲研究，企圖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和豐富自己的學術知識。我相信於不久的將來她一定能夠以此範圍完成她的博士論文，到時我亦一定樂意為她出版她的博士論文而寫序。在此，深盼秀英繼續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黃兆漢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自序

天地授人以短暫，卻賦文學以永恒。寫在過去的作品得以流傳至今，乃是經歷歲月與磨難的千轉萬折而來的，我們應珍而重之。

我憑著這個信念，在塵飛露乾的日子裏，尋覓文學家遺留在邈邈世道的心血作品。在尋覓、探索與研究之中，我體會到人雖奮力於三餘，但站在無涯的學海面前，其微與涓滴何殊！但我心恆樂；因為文學研究讓我正視短暫、尊重永恒。因此，四年過後，此時此刻我要說：我對過去無悔，我的信念不移，我希望繼續下去。

研究厲鶚及其詞作的原因，其要者有二：首先，厲鶚的詞寫得好，詞學復興於清，厲鶚功不可沒。其次，厲鶚詞研究一直缺乏專著，我希望此書的完成能夠為整個清代詞學研究帶來一點貢獻。

回想起來，這本書的完成並不是一個偶然。我清清楚楚地記起寫下每一個文字的情和景。這個世間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對於曾經付出承擔與勞力，我總沒有半點追悔。但是，若可讓我再來一次的話，我會付出更多，做得更好！

從開始到現在，在研究方面，承蒙 恩師黃兆漢教授悉心指導，實在使我銘感。在日後的學術探索裏，我想只有努力不懈地向前邁進，取得成果，方能答謝 恩師一向的支持。我敬佩 恩師在為學方面嚴謹認真的態度及鍥而不捨的精神。他是一位良師，跟他討論學術是一件樂事。他更像我的親人和長者，平日不吝地將他的為學心得和人生經驗與我分享。此書更蒙他在百忙之中賜序，此情此意我將難以忘懷。

還有我希望藉此機會向香港大學中文系的陳師耀南教授致以萬分謝意。他在公私兩忙之際，曾為我的研究及拙著提出不少寶貴意見，使我感激不已。此外我要感謝一向支持、提攜和扶掖我的澳門大學中文系程祥徽教授。最後，我要感謝的是鄭煒明學兄及其賢內玉瑩姊的惺惺情誼。這些我都會一一銘記。

書在我手裏經營出來，我珍愛它如親子。但父母親對我的關懷和疼愛之深較此又何止千陪呢！一直以來，他們鼓勵我完成理想，而他們給予的支持多於女兒所冀望與應有的。往昔時候，我們一家在似水流年裏緊靠地經歷生命的喜與哀，生活的起與伏，又曾經面對過生與離、病與別；一生匆匆，但在倏忽之間能夠與最愛的人共享生命，豈不快哉？我常因上蒼這份美賜而感動下淚。因此，我謹把四年努力得來的成果獻給敬愛的雙親，並祝福家人永遠健康。

司徒秀英 謹序
一九九四年中秋夜

目 錄

導論	3
第一章 厲鶚生平研究	
第一節 概要	6
第二節 家庭生活	7
第三節 愛情生活	10
第四節 清游生活	12
第五節 厲鶚著作考	18
第二章 厲鶚交游考	
第一節 概要	29
第二節 厲鶚交游述介	29
第三節 厲鶚詞友考	38
第三章 厲鶚詞學管窺	
第一節 概要	64
第二節 〈論詞絕句〉十二首	64
第三節 厲鶚與清代詞學	76

第四章 《樊榭山房詞》之內容主題

第一節	概要	92
第二節	詞序的歷史發展	92
第三節	《樊榭山房詞》 詞小序研究.....	96
第四節	研究《樊榭山房詞》 主題的目的	102
第五節	人生主題	104
第六節	自然主題	109
第七節	傷逝主題	112

第五章 《樊榭山房詞》之藝術形式

第一節	概要	124
第二節	音律美研究	124
第三節	語言美研究	133
第四節	構象美研究	139

第六章 總結

第一節	概要	153
第二節	厲鶚在浙西詞派的地位	153
第三節	《樊榭山房詞》的地位	155

參考書目舉要	159
--------------	-----

參考論文舉要	175
--------------	-----

導 論

厲鶚（1692 - 1752）學識淵博、著作豐富。他不但是學人，亦是出色的詩詞作家。身為學人，厲鶚著有《遼史拾遺》二十四卷、《宋詩紀事》一百卷等徵引極博而能補史書不逮的學術文獻；身為作家，他擁有自定的《樊榭山房集》。《樊榭山房集》包括詩八卷、詞二卷，又續集有詩八卷、詞二卷。

收錄在《樊榭山房集》的詩歌數量遠遠超過詞作數量，然而，若論藝術價值和影響，厲鶚填寫的詞比他創作的詩更惹人注目和具有較高的成就。

厲鶚和他創作的《樊榭山房詞》在清代詞壇中是舉足輕重的。他是清代浙西詞派的中堅，當他掌操浙西派赤幟而領導群雄的時候，能夠振朱彝尊之緒而將其精神更加發揚光大；而浙西詞派則為清代詞壇的振興局面立下汗馬功勞。乾嘉之時，浙西派、陽羨派以及後起的常州派共同為詞構成一個中興形勢。正如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所說：“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①

前人每論浙西詞派，必以朱、厲並稱。沈曾植（1851 - 1922）為《彊村叢書》作序時，亦曾經讚揚厲鶚對浙西詞派的貢獻。

“詞莫盛於宋，而宋人以詞為小道，名之曰詩餘。
及我朝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朱彝尊）錢塘厲氏（厲鶚），先後以博奧淡雅之才，舒竊之思，倚於聲以恢其壇宇，浙派流風，泱泱大矣。”^②

浙西詞派的出現，能夠大幅度地把明詞頹靡俗艷之風轉變過來。當然，明詞頹風的轉變，清詞雄風的復振，是靠着各種客觀環境與因素造就而成的。而在不同的條件配合之中，浙西詞派盡得時勢與人才之利。

今考明詞所以衰落的原委，主要因為詞作缺乏思想與內容，沒有旨意和格調，因此徒具一副雕鏤文字、嚴守戒律的軀殼。故其致命之處在於失去生命。故用“邁往之士，無所用心”^③來形容這個時期的詞人與作品亦非無由。詞的創作發展到了這個階段，自然需要扭轉更新。只要得到天、地、人的適當配合，便可振頹起衰。明末國勢急衰，崇禎以還，詞壇上陸

續出現抒寫亡國之痛的作品，其中如陳子龍（1608－1647）的《湘真詞》便以清麗之筆，先摒去明詞浮華俗艷的舊有風氣，再為清初詞作醮上光采。

但清初時候，中興局面尚未成熟，一直到朱彝尊和厲鶚先後領導浙西詞派，崇尚南宋，以姜夔、張炎為法，標舉“清空”風格和“醇雅”宗旨，則切切實實地在理論和創作兩方面廓清了明代頹靡的風氣，鞏固了清詞中興的局面，奠定清詞日後進一步造極登峯的成就。

清代詞學復興，詞人眾多，有如星羅棋佈，為歷代詞人數目之最。詞壇好比一個繁花之谷，百花紛陳吐艷，各散芬芳。厲鶚的《樊榭山房詞》就如萬花叢中的芳蘭，幽香冷艷，故能在清代詞人之中超然獨絕。^④《樊榭山房詞》對吟咏事物的審美價值和欣賞角度，以至詞中聲調的安排，文字的運用，均具明顯的“幽”“冷”風格，因此形成了獨特的“清”氣。

《樊榭山房詞》的清幽意格既被評作獨絕超然，則必有其能超越其他詞人的才情與造詣。但目前仍沒有專書探討厲鶚其人及其詞。因此本論文擬從厲鶚生平行事、學問修養、詞學與創作淵源研究其才思與情懷，以及清幽詞格形成的原因。先掌握成就《樊榭山房詞》造詣的緣由，再分析《山房詞》的精神面貌與藝術創造。希望從資料整理以及研究分析，為厲鶚的詞學與創作建立一個具體而全面的系統，更希望為清詞的研究工作盡點力量。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考辨厲鶚生平行誼，尤重論述其生活際遇。第二章考析厲鶚交游情況。以上二章之構想乃建於創作源於生活這一基調上。生活中種種人事經歷以及遭遇閱覽，均可影響詞人的價值觀念與審美角度，亦可豐富創作的題材與內涵。第三章探討厲鶚的詞學理論。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探究《樊榭山房詞》的主題與技巧，即從內在和外在大層面建立《山房詞》的整體認知。

第六章綜論《樊榭山房詞》的成就，及厲鶚在清代詞史的地位。

註釋：

- ①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卷一，頁3。
- ② 沈曾植：〈彊村校詞圖序〉，見朱祖謀校輯：《彊村叢書》（香港：廣文書局，年份不詳），序言部份。頁1。
- ③ 文廷式：〈雲起軒詞鈔序〉，見《雲起軒詞鈔》（（清）徐乃昌輯：《懷雜俎叢書》，光緒33年（1907）年，第四冊），序言部份，頁1上。
- ④ 同註①，卷四，頁82。

第一章 厲鶚生平研究

第一節 概要

厲鶚落拓人間六十年。彈指秋清，轉瞬春妍，厲鶚生年距今，恰巧五個六十年。雖然如今碧綠江水上不再復現厲鶚清狂的踪跡，可幸著作仍存於世，藉此可考證及研究厲鶚平生的種種。

厲鶚形貌清瘦羸弱，氣格高逸孤寒，才思幽深窈渺，詞作幽香冷艷，論詞主辭雅境清。厲鶚的世界，是一個“清幽”的世界。所謂“人非流俗之人，而後其文非流俗之文”，①今觀厲鶚詞，筆意超脫，胸中仿若無半點塵俗。清陳廷焯（1853-1892）以“如萬花谷中，雜以芳蘭”②來形容厲鶚詞，筆者認為這不但是對厲鶚詞一個中肯的評價，還可作為他的人生寫照。因為非流俗的文詞，出於非流俗的構思，非流俗的人格，是最當然不過的事。況且厲鶚曾親自說過：

“予生平不諧於俗，所為詩文，亦不諧於俗……”③

然而，單從形貌、才思與氣格、詞作去推斷一個詞人的世界，似乎還有所欠缺。幸好這個欠缺部份可從厲鶚的實際生活得到補充。若從厲鶚鴻飛東西的一生求證出“清幽”的沉味，詞人的世界便達到一致與共通。

論“清”，厲鶚亦有一番意見。在〈雙清閣詩集序〉中，他說：

“（齊己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蓋自廟廊風諭以及山澤之懼，所吟謠未有不至於清而可以言詩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④

其用意在於強調性情的“清”和詩境的“清”兩者的密切關係。

整體來說，厲鶚的人生除了用一個“清”字來形容外，還需要加上一個“孤”字。早在二十八歲之年，厲鶚已體會到人生旅程的孤寂，而生出“乾坤元是孤旅”（《摸魚兒·己亥初春過太湖次李秋堂韻》）⑤的歎喟。

現從家庭生活、愛情生活及清游生活三方面去探討厲鶚的一生際遇。

第二節 家庭生活

厲鶚名字的由來，據錢林（活動時期約1847前後）及王藻（1787-？）的《文獻徵存錄》所載：“生時有大鳥下庭中，文采甚異，遂以名之。”⑥厲鶚孤雲野鶴、閒隨野色的生活，是否宿命呢？筆者不希望在學術論文上作穿鑿附會之言。但這文采異常，下庭觀生的大鶚卻意外而恰當地作為厲氏一生的領目。

他取字太鴻，又字雄飛，則可以從中看出他對生命的態度。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生到處留痕，鴻飛不復計東西”的人生觀早在他心中萌芽。

出現在厲鶚詞的鴻飛意象多與客愁孤旅有關，亦表現一種無奈的感覺。如：

“悔別翻將書信誤，雁落吳天，已是愁難訴”（《蝶戀花·長安秋雨夜賦》）⑦

“為問天畔歸鴻，遠愁銜得”（《琵琶仙·康山在揚州》）⑧

“先放煙鴻飛去，還似春時節，掃不盡，閒愁吹絮”（《探春·次趙飲谷韻》）⑨

根據《清史稿·厲鶚列傳》⑩所言，厲鶚的先世本居於慈谿；後徙居錢塘。⑪他出生於杭城東園，但對祖居仍存舊念。故他以四明山樊榭為號。⑫又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鄉試中舉後前往慈谿展墓。這種似斷未斷的祖籍關係和他視人生如寄居乾坤的心態有着因果的邏輯關係。

厲鶚出身於低下層社會，從宏觀看，他的家庭生活孤清冷落。

一、父親

厲鶚父早亡，名諱已無從稽考。其兄（名字亦不可考）以賣煙草養活他，曾因生活困頓而欲寄於僧寺。厲鶚堅拒不就。對於厲鶚父兄及童年生活的認識，除了史傳的片言隻字外，較詳細的是全祖望（1705-1755）所書的《墓碣銘》，抄錄有關部份如下：

“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談巴菰葉為業以養之，將寄之僧寮。樊榭不可，讀書數年。”⑬

二、母親

厲鶚母親何孺人生於康熙九年（1670）。其卒年，據陸謙祉《厲樊榭年譜》所言，“應在辛未年（1751）後”。陸氏卻沒有考查究竟在厲鶚生前抑或死後，未免粗疏。今據考證，何氏仙遊應是兒子亡後的事，^⑭老境淒涼。

何氏對厲鶚的一生影響不少。

厲鶚向來狷介自勉，嘗言沒有宦情之心，徒具幽慵之性，故有不復謁選之願。後卻因奉養母親要去謁選。厲鶚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及乾隆元年（1736）入都應試，皆因“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而報罷。立志要拋官換奇句的厲鶚卻以五十七歲之齡第三次應銓入都。據全祖望《墓碣銘》記載，這次入都原因是“吾思以薄祿養母也”。厲鶚自少受母親訓誨，對母親敬愛不已，孝心亦可見一斑。因此可以推斷他入都應試，希望爭取官祿以作侍養母親之用。所以朋友說他“祿入之足以養老”^⑮。

何氏為通理的人，杭世駿〈厲母何孺人壽序〉，稱她習於古訓，教導厲鶚清慎自持，所謂“（厲鶚）得位而行其志，必且飲冰茹檠。其刻苦當較甚於恆時。”祝壽之辭難免過譽，但亦可以作為何氏訓子以嚴的佐證。厲鶚對母親克盡孝道乃有根有據。

現把輓辭的有關部份抄錄如下，以茲參考：

“聞說神明真湛定，彌留猶自戀衰親”（杭世駿輓辭）^⑯

“南斗文星驚忽陷，北堂壽母痛孤存”（趙信輓辭）^⑰

“八十慈親在，誰為返哺烏”（張世進輓辭）^⑱

三、妻子

厲鶚妻蔣氏。

在研究厲鶚的生平資料時，發現一件奇怪的事。無論在他的作品抑或友朋的輓辭軼事記錄中，甚少提及蔣氏。倒是姬人朱氏及劉氏的記載較詳（關於厲鶚與兩位姬人的愛情生活，詳見下節）。厲鶚唯一提及妻子的事就僅止於〈蔣靜山詩序〉：

“丙申（1716），予婚於蔣氏，先生為予妻之世父，屬得從先生論詩”^{①9}

由此可知蔣淑（活動時期約1716年，字靜山）是這段婚姻的主媒。這段婚姻生活，是喜是悲，是憂是樂則沒有文字記載。但就家庭生活而言，蔣氏嫁與厲鶚，並未能使孤清的境況改變過來，更沒有出現夫唱婦隨的場面。其婚姻生活之枯寂可推知一二。

四、後嗣

厲鶚一生無子。

“先生已足傳千古、十卷詩詞即子孫”（閔華輓辭），^{②0}這是厲鶚引以為榮，亦引以為憾的事。可榮者詩詞能如芳蘭留香百世，文學生命可以不受時空限制而得以延續下去，可憾者這些不受時空限制的詩詞就是他的嗣後，就是他的子孫。易宗夔（活動時期約1918）在《新世說》中道：

“厲樊榭無子，沒後四十餘年，與其妾月上栗主，並委榛莽中。……”^{②1}

厲鶚老來寂寞孤清，快快失志死。卒後境況也淒涼。“樊榭徵君沒而無嗣，故宅不存，主無廟祔，塵封比丘尼室者若干年矣”^{②2}，可知其破落凋零的境況。

厲鶚中年膝下猶虛，耿耿於懷。二度納妾，初意亦在求子，可惜皆無所出。雍正六年（1728）厲鶚姪兒夭折，他悲痛不已，哀家門失幸於孤貧。有詩追感此事：

“落落衰門慳雀賀，迢迢貧境想熊祥，再來若似前人事，好拜弧南乞命長。”^{②3}

前兩句正道出他自己的心聲。

厲家衰門落落，貧境迢迢，多番飽歷家門零落之痛。三弟厲鶚卒於雍正九年（1731），鶚有詩〈題三弟子山遺詩後〉曰：“人逐殘燈滅，行留斷雁

孤，年年盡夜，空有淚模糊”^{②4}。兄弟二人自少零丁危苦，相依為命。同根的死，對厲鶚的打擊不輕。親人的相繼去世，可能使他生起人如孤雁搖燈之感。他在卒前一年所寫的最後一闕詞，就有這樣的讖句：

“忽覺歸心，一燈搖夢野鷗近”（《齊天樂·庚午夏五將歸湖上留別韓江吟社諸公》）^{②5}

總而言之，他的家庭生活零落孤清。

第三節 愛情生活

一、姬人朱氏

厲鶚愛姬姓朱名滿娘，字月上，浙江烏程人。生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於乾隆七年（1742），享年僅二十四歲。厲鶚於雍正十三年（1735）中秋夜由沈炳謙（活動時期1730年）作緣，迎月上於吳興碧浪湖，月上時年十七。

姬人月上姿性明秀，聰敏嫺雅，厲鶚對她甚為憐愛。〈悼亡姬十二首序〉披露兩人共處之樂。

“姬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影榻書格，略有楷法。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首，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常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循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余素善病，姬人事予甚謹。……”^{②6}

月上得厲鶚寵愛，從十二首悼亡詩及序中，可找出原因有三：

1. 性情相近，好尚相同。
2. 厲鶚博聞廣覽，雅好詩詞，每有作品，互相唱和，月上成其知音雅伴。
3. 厲鶚體弱多病，月上每每炎夏供茗，寒冬理薰，對他無微不至。

月上甚具詩才，據《清畫家詩史》“朱滿娘”一目云：“歸樊榭後始學作詩”，此集收錄月上詩作一首。^{②7}厲氏又嘗為月上繪〈碧湖雙槳圖〉，一時

題畫者甚眾，可見二人的生活充滿情趣。

寫於乾隆四年（1739）的《步月·已未歲吳山燈市甚盛用史梅溪韻》一詞就反映了他的快樂。^⑳當時遊侶當在，殢人侍側，香夢正濃，厲鶚詞中雖然出現“樂事往年稀”、“匆匆”、“誰知”這些對時間和人事變幻不定的感慨，但他的神采與興緻仍飛揚高昂。

拿《步月》跟《臺城路》（重來君有攙先卜）^㉑比較，更清楚地知道厲鶚失去月上時的痛楚。尤能感染到那種悲逝者之不作，傷老境之無惊的幽恨。

長恨相從未款，若問如今何事，又對西風離別。月上的死是庸醫之誤，好事成彈指，一場短夢七年過。

在厲鶚的全集中，悼亡詩有十二首，悼亡詞則只有一首。詞是這樣說的：

“春衫淚浣。誰問春寒淺。依舊去年正月半。錦瑟華年未滿，重來徑曲苔荒。一屏梅影淒涼。疑在小樓前後，不知何處迷藏。”^㉒

關於厲鶚悼亡之作以及對人生的看法，詳見第四章。這首悼亡姬詞可與上文提及的《臺城路》前後呼應。《臺城路》下片言：“絕代空吟貧女，淹留未許。早歲晚天寒，又催津鼓。別夢依依，小樓窗日吐。”道出生離死別之後，依依淹留空夢的淒涼景況。

厲鶚與月上的情事，友儕間亦有吟咏。從輓辭中可略知厲鶚在月上亡後斷零孤清的境況，如杭世駿的“泉路定應尋月上，斷風零雨說相思”^㉓，桑調元（1695-1771）的“……滿娘光對琉璃屏，磨墨看草新宮銘，衍波箋寫相思字，乞賦曉寒搖筆成”^㉔。

厲鶚與月上的深情重義，成為當時及日後藝林的雅談韻說。光緒十一年（1885），諸可寶（活動時期約1885年）有補〈碧湖雙樂圖〉題詞一闕，此詞說厲鶚納姬事。

“倒影樓臺，有人是，打槳來時桃葉。小名惟認團樂，黃昏最幽絕。消受到，吹簫白石，但春去，怕聞鶉鴉，畫裏煙波，定中香火，情事難說。